



青少年最爱看的探案故事

布朗神父 探案故事

BULANG SHENFU
TAN'AN GUSHI

[英] G·K·切斯特顿◎著 叁壹◎编译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青少年最爱看的探案故事

布朗神父 探案故事

BOLANG SHENFU
TAN'AN GUSHI

[英] G·K·切斯特顿◎著 叁壹◎编译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朗神父探案故事 / (英) 切斯特顿 (Chesterton, G. K.) 著;
叁壹编译.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368 - 2968 - 8

I. ①布… II. ①切… ②叁… III. ①侦探小说 - 英国 -
现代 - 缩写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8072 号

布朗神父探案故事

[英] G·K 切斯特顿 著

叁壹 编译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人: 李晓明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恒升印装有限公司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131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5368 - 2968 - 8

定价: 19.80 元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http://www.mscls.cn>

发行部电话: 029 - 87262491 传真: 029 - 87265112

版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目 录

蓝宝石十字架.....	1
花园血案	23
奇怪的脚步声	45
飞行的钻石	65
隐身人	81
撒拉丁王子的罪孽	99
天主的锤子.....	120
断尖的指挥刀.....	138

蓝宝石十字架

苍穹慢慢地由孔雀绿变成孔雀蓝，繁星像宝石一样悬在天顶。死一般的寂静中，三名侦探悄无声息地躲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后，这时，他们清楚地听到了两个奇怪神父的对话……

船停靠在了埃塞克斯海岸的哈维奇港，在晨曦的银色光芒和海水的绿色光波之间，一大群像苍蝇一样到处乱飞的人出来了，到处都是乱糟糟的。而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个人就在其中，他身上没有一点引人注目的地方。虽然装扮与神色完全不相称，但这也未必能让人一眼看出其中的不同。他身穿一件浅灰色夹克衫，一件白背心，头戴一顶系有灰蓝色丝带的银白色草帽。这样的装扮让他瘦削的脸显得黑黝黝的。脸的下端还有一撮西班牙式的黑色短须，让人不能不联想起伊丽莎白时代的皱须。他以游手好闲人士的认真神气抽着一支香烟，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在他的夹克衫下，藏着一把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白背心下是他的警察证，而草帽下面，是欧洲最有能力和才智的非凡的人物的脸。他就是巴黎警察局局长——瓦伦丁，世间最有名的侦探。他从布鲁塞尔到伦敦来执行本世纪最重要的一次逮捕行动。

这次他要逮捕的对象是大盗弗朗波。三个国家的警察为了追踪这个犯罪老手费尽周折，他们从比利时的根特追到布鲁塞尔，又从布鲁塞尔追到

了荷兰的胡克港。警察们推测这个大盗有可能会利用当时正在伦敦召开的“圣体会议”这个机会，在混乱以及参会人员之间并不熟悉的情况下，乔装打扮成工作人员或其他身份的人，来到伦敦。但是没有人能对弗朗波有十足的把握，即便是优秀的瓦伦丁。

许多年以前，这位大盗突然莫名停止了破坏活动。他销声匿迹的这些年，地球上异常平静，就像骁勇善战的法国中古时代著名骑士罗兰死后一样。弗朗波也因为他的犯罪活动而成为全球皆知的人物，尤其是在他最猖狂的时候，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如同恺撒大帝一样，十分生动。几乎每天早上的日报上都会有关于他的消息出现，例如刚刚逃脱某件罪行的应有惩罚，就又开始了另一件犯罪行为。

弗朗波是法国西南部加斯科涅人，他身材高大，胆子也一样大。关于他的故事也让许多人津津乐道，例如，他曾兴致勃勃地把一名刑事侦探倒提起来，让他头顶着地倒立，还美其名曰是让他去清醒头脑；他也曾一只胳膊挟着一名警察，在利沃里的路上快步飞跑。

另外，他还拥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体力。但公平地说，他的这些体力一般都用在让政府丢脸，却又不会酿成流血惨案的场面。以上都是小菜一碟，他的真正罪行是进行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大规模的抢劫。他的每一次盗窃行为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件新奇的犯罪行为，而一个个以犯罪为主题的新鲜故事也就这样形成了。例如他在伦敦经营过一家赫赫有名的泰洛林牛奶公司，但奇怪的是，他这公司没有奶牛场，没有奶牛，也没有送奶车，更没有牛奶，但却差不多有一千个客户。他只是把别人门前的小奶罐换上标签，然后放在自己的顾客门前，用这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为他的客户送奶。

除了以上这些把戏之外，弗朗波还对一位年轻的女士进行过一次非同寻常的恶作剧。他截取偷看这位女士的全部信贷函件信息，然后用照相机

把他自己写的信拍成胶片，印在显微镜的载物片上，印得非常非常小，通过这种方式和她保持联系，使她莫名其妙但是却甩不掉。

不过，弗朗波每一次的新的犯罪或骚扰行为的最大特色都是简单明了。据说，在某一天的深夜，他为了把一位旅客引入他精心设计的圈套，竟把一条街的门牌号码全都重新漆刷过。他还发明了一种轻便邮筒，放在郊区僻静的角落里，等待着别人往里边投放汇款单。

另外还有一点，据传言，他还是一名杂技演员，有着令人惊奇的本领。虽然他身材高大，但是跳跃起来却十分轻便，像只蚱蜢一样。他还能像猴子一样迅速地爬到树顶上。因此即使是大侦探瓦伦丁出马找弗朗波的时候，他也清楚地知道，即使找到了，也未必一切都能万事大吉。

瓦伦丁一直在琢磨到底怎样去找弗朗波，又怎样才能找到他，心中没有一点底。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他怎样伪装，他的身高都是无法掩饰的。瓦伦丁敏锐地搜寻着周围的一切，如果他看到高个子的卖苹果的女摊贩，或者是高个子的近卫军，甚至是雍容富贵的高个子公爵夫人，他都可以当场逮捕他们。但是，一路风尘，他在人山人海的火车上，竟没能看到一个可能是弗朗波伪装的人，因为猫是伪装不了长颈鹿的。对火车上的人，瓦伦丁已经弄得很清楚了。无论是在哈维奇上火车还是中途上车的人，他们的身高都不到六英尺：一个去旅行的矮小的铁路官员到终点下车，三个矮小的蔬菜农场主坐了两站路便下了车，还有一个矮小的寡妇从埃塞克斯的一个小城上车，一个矮小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从埃塞克斯的一个小村子上车……最后这个人，瓦伦丁放弃了观察，几乎要笑出了声。神父的脸又圆又呆板，像极了诺福克汤圆，而且还具有许多东方平原人的气质。他有着如同北海一样深邃的眼神。他带着几个棕色纸包，但几乎没有办法把它们

收拢来，其中的一只棕色纸包里有一些用纯银和蓝石头做的东西。唯一可以肯定的事，“圣体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讲吸引了许多从各地而来的碌碌无为的人士，他们就像是被从地里挖出来的鼯鼠一样，无依无靠，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行为。瓦伦丁是法国的极端型怀疑论者，他不喜欢神父，但却同情他们。尤其是眼前的这一位神父可以引起任何人的同情：他有一把经常落到地上的破旧大伞，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车票上所标注的正确的终点站在哪里。他以呆子般的单纯向车厢里的每一个人解释他的小心。他有着埃塞克斯人的坦率和圣人般的单纯，这些秉性让瓦伦丁忍俊不禁，最后他总算在斯特拉福德带着他所有的纸包下车，但没一会儿就回来取他的伞。在他取伞的时候，瓦伦丁善意地告诉他，别因为过于小心而此地无银三百两，让别人知道他自己身上带有银器。瓦伦丁一边和神父讲话，眼睛却望向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沉着地注视着周遭的一切人和物，不管是穷人富人，还是男人女人。他的身高足有六英尺，甚至比弗朗波还要高出四英寸。

瓦伦丁在利物浦站下了火车，这是伦敦中东部铁路始发及终点站。踌躇满志的瓦伦丁并未觉得他已经错过了弗朗波。他到伦敦警察厅的苏格兰场办理了合法的身份手续，并且商议若有必要时会请求当地警察的帮助。办完这一切之后瓦伦丁点燃另一根香烟，在伦敦大街漫无目的地走着。就在他走到维多利亚车站背后的街道和广场时，他突然停住了脚步。这个典型的伦敦模式的广场古老而别致，但也出人意外的寂静。周围是高大单调的房屋，非常豪华但却无人居住，广场中央是长满灌木的草场，非常荒凉，像极了太平洋上的绿色小岛。在四边的建筑中，其中有一边要远比其他三边高出许多，像一座高台一样。而这一边的自然线条，被一座饭店破坏无遗，即使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可赞赏的意外因素。瓦伦丁感到自己好像是走错了路，来到以外国饭店遍布及作家艺术家居住而闻名的索霍区。这里

有许多栽在钵里的矮小植物，长得十分引人注目，还有条纹式的柠檬黄和白色的百叶窗。通常情况下，伦敦的布局七拼八凑，这种临街而设的窗户往往显得十分高大。有一段阶梯从街上直上前门，就像太平门的楼梯直通到了二楼窗前一样。瓦伦丁在黄白色相间的百叶窗前站着抽烟，琢磨了很长时间。

奇迹总会不经意地出现，有的时候还会让人觉得难以置信。几片云如同星形一样在空中聚拢。远处旷野中耸立着的一棵大树，像极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这都是瓦伦丁在几天前亲眼看到过的。生活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巧合，人们如果认为它乏味而不深究，那就永远也不会解答它的奥秘。就像纳尔逊海军元帅死在最后胜利的那一刻；一个叫威廉斯的人十分偶然地谋杀了一个叫威廉森的人，虽然这听起来就像谋杀了自己的孩子一样令人难以置信。就像美国侦探小说家兼诗人爱伦坡说过：“智慧必须指望不可预见的事。”这虽然看似矛盾但却是一种十分正确的说法。

法国人的才智是特殊且独一无二的，高深莫测的阿里斯蒂德·瓦伦丁警官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他不是1912年死在泰坦尼克号客轮上的雅克作品中的“思想机器”，那是现代宿命论和唯物论中的最没道理的说法。机器只是机器，没有大脑，不能思维，更别提有自己的思想了。但瓦伦丁却是个有思维的人，同时他又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所有他的成功，看似奇妙，甚至有些看起来非常像魔法，但实际上都是来自他坚持不懈的推理以及清晰而寻常的法国人式的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国人最擅长的还是用实际上不言而喻的道理来震动世界，而不是靠任何看似矛盾实则正确的说法来达到某种结果。所以他们至今都在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实践某种不言而喻的道理。但确切地说，瓦伦丁是明白理性以及理性的极限的。而只有那些对开汽车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大谈特谈开汽车不用汽油这样的神话。

只有对理性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在没有坚实基础的情况下，大谈特谈那些所谓的无可争辩的第一原则的推理。然而瓦伦丁所面临的窘迫处境就是没有坚实的基础，因此他只能死死地抱住第一原则不放。弗朗波的确是在哈维奇不见的。在这种明显的一无所知的境况下，瓦伦丁有着他自己的看法以及心思：如果他能够在伦敦出现，他有可能乔装成高个子流浪汉出现在温布尔登公共网球场上，也有可能打扮成高个子的宴会主持人出现在大都会饭店里。

在这种完全无法预知的情况下，瓦伦丁期待一些奇迹出现。如果有些事情无法用理性的思路去解决，那么瓦伦丁就只能冷静而小心地追随一些没有理性的思路。他不用去银行、派出所等可预料的地点进行查探，而是要系统地去不可预料的地方，如去敲敲每所空房子的门，拐进那些死胡同，或者是走进被垃圾封死的每一条小巷，绕着每条弯路走，徒步走出大路，等等。他法国人式的逻辑和理性也在为他的这种几乎疯狂的做法辩护。他说如果一个人有线索可寻，那才是最糟糕的路子，而根本没有什么线索，才是最好的路子。因为事实上一些能够引起追捕者注意的稀奇古怪的地方恰恰也能引起被追捕者的注意。一个人开始的某个地方，也极有可能刚好是另一个人停下来的地方。在上到店铺的那段阶梯上，在那个古老而别致的饭店里，似乎有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引发了这个侦探罕有的浪漫幻想，使他决定去试试。于是他走上阶梯，在靠近窗边的一张桌子前坐下，要了一杯不加奶的咖啡。

上午已经过去一半，另一张桌上摆着的别人吃剩的早餐，提醒他还没有吃早饭，还是饿着肚子的，于是他叫了一只水煮荷包蛋。他默默地往咖啡里加了白糖，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关于弗朗波的事情。他像过电影一样历数弗朗波每次逃脱的方法和技巧，一次是用指甲刀，一次趁房子失火，一

次是必须去交一封欠邮费的信，还有一次是鼓动人们通过望远镜看一颗要毁灭地球的彗星。瓦伦丁一向认为自己的侦察头脑一点也不比罪犯的差，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罪犯是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侦探只是评论家。”他带着辛酸的微笑对自己说。举到唇边的咖啡杯很快就被放下了，他竟然把盐当成了白糖。

他望了望装着白色细粒的糖罐，奇怪为什么要在里面放上盐，就像所有人都知道香槟酒瓶子就是用来装香槟酒的，这罐子毫无疑问就是用来装白糖的。他又四下看了另外的家什，只见两个装得满满的盐瓶，他想也许盐瓶里会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调味品吧。他尝了尝，原来是白糖。他疑惑地四下张望，希望能够发现把糖放进盐瓶然后把盐放进糖罐这种独特的行为代表着含义。观察之后，他发现除了白纸裱糊的墙上被溅了一些黑色液体之外，整个地方还是显得很整洁轻快的，平平常常，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于是他按铃叫了侍者。

侍者头发还是乱蓬蓬的，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急匆匆地赶来。瓦伦丁侦探幽默地让侍者尝了尝白糖，看看这种低级的错误是否会毁了这家饭店的崇高声誉。侍者在突然打了个呵欠后，陡然清醒了过来。

“你们每天早上都和顾客开这么巧妙的玩笑吗？”瓦伦丁问，“拿盐换糖当笑料，从来不会使你们感到乏味吧？”

侍者知道这是一种嘲讽，结结巴巴地保证说饭店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他也觉得这是个最奇怪的错误。他拿起糖罐和盐瓶左看右看，越发觉得莫名其妙。突然，他说声“请原谅”后就匆匆走开了。不一会儿，饭店老板和他一起赶来了。老板也检查了糖罐盐瓶，同样是一脸的茫然和莫名其妙。

突然侍者像想起什么一样，几句话脱口而出：“我想……”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想，一定是那两个教士。”

“哪两个教士？”

“就是那两个把汤泼在墙上的教士。”

“把汤泼在墙上？”瓦伦丁重复道，他确信这一定是个意大利式的隐喻。

“是的，是的。”侍者一边指着白色壁纸上那块黑色污点一边激动地说，“泼在墙上，那里。”

瓦伦丁带着疑问看着老板，老板用比较详尽的说法来解释这件事情。

“是的，先生，”他说，“这是真的，不过我认为这和糖、盐没有必然联系。今天一大早，刚开始营业的时候，那两位教士就早早地来这里喝汤。他们俩都很安静，是受人尊重的。一个人喝完汤付了账出去，另一个过了好一阵才把汤喝完，动作非常慢。喝完汤后他也走了。但是就在离开的一瞬间，他突然拿起他只喝了一半的盘子，把汤直接泼在了墙上。当时我和侍者都在后面的房间里，等到我出去的时候，只看见墙上的汤，那个人已经走了。虽然这种无礼的行为很让人讨厌，但终究没有造成其他的损害。我试图去抓住那个人，但是当我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转过街角走进卡斯泰尔斯街了。”

瓦伦丁站了起来，拿起手杖，戴上帽子。在他脑海里一片空白的时候，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似乎有一只隐蔽得很深的手为他指明了一个方向，他只能顺着这个方向走去。他付了账，走出饭店，很快就转到另一条街上。

但即使是在最兴奋的时刻里，他仍然保持冷静和敏捷。路过一家店面的时候，有一个闪光的东西从他身旁掠过。他走回去看，是一家蔬菜水果店，那些清晰地标明了品名和价格的一大堆鲜货整整齐齐地摆在露天货架上，在其中两个最显眼的货格里，分别放着一堆橘子和一堆坚果。在坚果的上面，有一块用蓝粉笔非常醒目地写着“上等柑橘，一便士两只”的纸板，而在橘子堆上同样清楚地写明“最佳坚果，每磅四便士”。瓦伦丁先生

看着这两块标价牌，想到了他刚刚遇到的这种狡诈的玩笑。他转而注意到那个满脸通红的水果商，正为了这颠三倒四的商品广告而气呼呼地往街两头张望。水果商什么也没说，飞快地把纸牌放回原处。侦探悠闲地倚着手杖，继续仔细观察这家店铺。最后他说道：“我想问你一个与实验心理学和思想结合有关的问题。”

虽然红脸店主用防备的目光看着他，但他还是高高兴兴地摇动着自己的手杖道：“为什么在蔬菜水果店里，两块标价牌会放错了地方，是不是因为有个戴骑士帽的人刚来伦敦度假？如果你不明白我说的话，那么可以问：把坚果标成橘子是一回事，一高一矮的两个传教士的出现又是一件事，这两件事有什么神秘的关联吗？”

商人很生气，瞪圆了眼睛，甚至有那么一刻似乎要扑到瓦伦丁身上去。但最后，他只是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不过如果你是他们的朋友的话，请你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再来我的水果店捣乱，我不管他们是不是神父，都要敲掉他们的脑袋。你就说这是我说的。”

“真的？”侦探非常同情地问，“他们弄乱了你的苹果吗？”

“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这么干了，”愤怒的店主人说，“他们把我的苹果弄得满街都是。我本来是可以抓住那混蛋的，但我必须得捡苹果。”

“这两个神父朝哪个方向去了？”瓦伦丁问。

红脸店主迅速回答：“左手第二条马路，然后穿过了广场。”

“谢谢。”瓦伦丁话还没说完就像中了魔法一样消失不见了。在第二个广场的对面，他发现有个警察，就问：“警官，你看见了两个戴铲形宽边帽的教士吗？这件事情很急。”

警察哈哈大笑起来：“是的，我看见了，先生。他们其中有一个喝醉了，站在马路当中，昏头昏脑的……”

“他们向哪条路走了？”瓦伦丁急忙打断他的话。

“他们在那里上了一辆黄色公共汽车，”警察回答，“是到汉普斯泰去的。”

瓦伦丁向他出示了自己的证件，急忙说：“请派两个你们的人跟我一起去追。”说完便精神抖擞地穿过马路，而那个笨拙的警察也似乎受到了感染，立即行动了起来。不一会儿，瓦伦丁就与一位警察和一名便衣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会合了。

“嗯，先生，”警察笑容满面但傲气十足地说，“请问发生了什么事？”

瓦伦丁用手杖一指，“上了这辆公共汽车后我会告诉你们的。”他边说边在车流中东躲西闪地飞奔上去。三人气喘吁吁地挤上了黄色公共汽车的上层座位，警察说：“如果坐出租车，肯定要比这快上十倍。”

“太对了，”另一个警察附和着说，“如果我们能知道我们往哪里去的话。”

“那么，你要往哪里去？”另一个人瞪着眼问。

瓦伦丁皱着眉抽了几口烟，然后说：“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在干什么，你就会赶在他前面把这件事情做完。但是如果你只是猜测他在干什么，你就会落在他后面。在他闲逛的时候你也只能闲逛，他停下你也得停下，只能走得和他一样慢。这样你才能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注意观察那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你指的是哪些异常的事情？”其中一个警察问。

“任何事情。”瓦伦丁回答，然后又陷入完全的沉默的状态。黄色公共汽车好像是在北边的马路上爬行一样，很长时间都没走多远。瓦伦丁也不想再多解释什么，虽然那两个警察对他的事情越来越怀疑，但又不好意思开口问，就像他们非常想吃午饭但又不好意思提出要求一样。时间慢慢消

逝，早已过了午饭时间。伦敦北部郊区的马路越走越长，好像该死的望远镜一样似乎永远望不到尽头。这就像一个人去旅行，总以为自己很快就到了世界的尽头，但最后却发现只不过到了伦敦北部的别墅区——塔夫特奈尔公园而已。而伦敦在这座城市也悄然在一长串小酒店和茂密的灌木林中隐没。随后瓦伦丁又出现在了灯火辉煌的繁华街道和炫目的旅馆中，如同刚刚穿过十三座各不相连但却又紧挨着的平凡城市。冬季的暮色已然开始，他们前面的马路几乎开始变得漆黑，但这位巴黎来的大侦探却仍然沉默、警惕地坐在那里，注视着缓缓滑向车后的两边的街道。等他们从摄政王公园东南的卡姆丹城后边离开的时候，那两个警察差不多已经睡着了。尤其是在瓦伦丁拍拍两人的肩膀，喊驾驶员停车的时候，他们几乎要跳了起来，似乎大梦初醒一样。

他们跟着瓦伦丁摇摇晃晃地下了车，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当他们四处张望，极力想弄明白是什么事的时候，发现瓦伦丁正得意洋洋地指向马路左边一家金碧辉煌的酒店的大窗户，这扇窗户是酒店的当街门面。窗口是为盛宴订座的地方，标明“饭店”二字。这扇窗子和旅馆前面的一排窗户别无二致，都装有磨砂刻花玻璃。玻璃中央刻着一颗镶嵌在冰上的巨大的星。

“终于找到线索了，”瓦伦丁摇着手杖喊道，“就是有破玻璃窗的地方。”

“什么破窗户？线索又是什么？”其中的一个警察问，“还有，您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和他们有联系呢？”

瓦伦丁听到警察的发问后勃然大怒，差点折断了他的手杖。

“证据？”他喊道，“对付这个人是不需要证据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里一定同他们有关系，甚至有可能我们的猜测完全错误，没关系与有关系的比率是二十比一。但是我们除了去验证一个荒诞的可能性或是回家睡

大觉，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他生气地走进饭店，两个警察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三人很快就找了个小餐桌，然后开始他们的午餐。他们依旧在观察那打破了的玻璃上的星形，但是却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发现你们的窗子被打破了。”瓦伦丁付账的时候对侍者说。

“是的，先生。”侍者一边忙着弯腰数钱一边回答，瓦伦丁结完账后还给了他一笔丰厚的小费。

侍者直起腰来，满脸的激动神色，态度十分温和。

“啊，是的，先生。”他说，“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您说呢？”

“是的。不如你给我们讲一讲。”侦探看似漫不经心地说。

“是这样的，两位穿黑衣服的绅士进来，”侍者说，“他们是两个外国的教区神父，看着好像是来旅游的。他们安安静静地吃了一顿廉价的午饭。吃完饭后，其中一个付了账出去了，另一个正要走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多付了我们三倍的钱。于是我便对那个将要出门的神父说：‘喂，你们付得太多了。’可他只是说：‘哦，是吗？’说得很冷静。我说：‘是的。’拿起账单给他看。我真的觉得他们是个怪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侦探问。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本来只该收四便士，但现在我清楚地发现我收了十四便士。”

“嗯，”瓦伦丁说道，脚下慢慢移动，可是眼里却在冒火，“那然后呢？”

“后出门的那个神父走了回来，非常安静地说：‘对不起，给你带来麻烦了。不过这多余的钱是用来赔那窗户的。’我说：‘什么窗户？’他说：‘就是我要打破的这扇窗户。’说完后他使用他的伞把这窗玻璃给打破了。”

三个客人一齐叫了起来，那两个警察着急地说：“这个人说的是我们正在追的逃跑了的疯子吗？”侍者像没有听见警察的发问一样继续饶有兴趣地

讲他的故事。

“有那么一瞬间，我简直被他们弄昏了头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那个人走出去和他的朋友转过街角。然后他们两人飞快地走上布洛克街，我试图绕过那些建筑物去追，但也没能追上。”

“布洛克街！”侦探对另外两个警察说了一句后，就往那条大街飞奔而去。

他们来到了一条像隧道一样的光秃秃的砖路，街道仿佛是隐藏在了所有建筑物背后一样，窗户十分罕见，灯光也很稀疏。夜幕降临，就连那两个伦敦本地的警察也分辨不出他们到底是在往哪个方向走。不过瓦伦丁却有相当大的把握，他们终归会到达汉普斯泰德的荒原某处。突然，他们看到了一扇凸出的窗子，里边点着煤气灯，像牛眼灯一样在暮色中凸现出来。瓦伦丁在一家装修得花里胡哨的小糖果店前停了一会儿，稍稍犹豫后便走了进去。在五彩缤纷的糖果中，他若有所思地站住，仔细地挑选了十三支巧克力雪茄，这时的他觉得再也没有必要费尽心机准备一个开场白了。

店里是一个年龄稍大的女人，她的态度生硬，满脸疑问地望着这个外表优雅的人，但当她看到他身后的门口站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时，突然变得警觉起来。

“唷，”她说，“你们要是为了那个包裹而来的，那么我已经把它寄走了。”

“包裹？”瓦伦丁重复道，这回轮到他用疑问眼神看着对方了。

“我说的是那两个神父留下来的包裹。”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瓦伦丁俯身向前，热切坦率地说道，“看在老天爷的分上，请告诉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

“嗯，”那女人怀疑地说，“大约半小时前，两个教士进来买了些薄荷